

【目】森村誠一 著

复仇幽灵

责任编辑：顾永先
封面设计：张振盟
技术设计：何 华

复仇幽灵

森村诚一著
樊 一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日报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mm 1/32 印张9 插页2 字数180千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7-226-00167-2/I·50 印数：1-100350册

定价：2.52元

目 录

一九六×年夏，白马山顶·····	(1)
“纪念性行动”·····	(10)
一九八×年夏，白马山大雪溪·····	(29)
“石崩”的疑云·····	(43)
都会之窗·····	(65)
被刺杀的正义·····	(80)
被掠夺的“战利品”·····	(89)
窥测到的尸体·····	(94)
被抹杀的意志·····	(103)
吞噬房产的鬣狗·····	(115)
死刑！缓期执行·····	(125)
再度相会的幽灵·····	(137)

婚约背后的阴谋	(149)
绑架情妇	(161)
复仇的宣战	(175)
新婚之床的恐惧	(192)
再会了，过去	(206)
吊在空中的刺客	(217)
戏剧性的终止符号	(228)
暗杀！未击中目标	(238)
恐怖的礼品	(243)
复仇者的总清算	(252)

一九六×年夏，白马山顶

1

夏日的苍穹一碧如洗，站在高山之巅，就仿佛与天同在。天空的中央湛蓝得发青，到天边，又渐渐过渡为淡蓝色。这里是日本著名的登山游览胜地之一——白马山的山顶。

所谓“北阿尔卑斯山”，是对本州东北部沿海地区从海拔2000到3000米以上的山脉的总称。以连峰为中心，这一带绵亘起伏的山峰拔地而起，竞妍斗艳，展示了一幅无比雄伟壮丽的画卷，形成了许多座名山。白马山便是其中之一，有人赞美它是“神仙居住的地方”。

从白马山顶望去，东南方的大平原如同大海一般泛起浩渺烟波。北边山脊尽头屯积着的云层苏醒了，开始扭动身躯，翻来覆去，吐出团团云块，如同出膛的炮弹直射空中。夏日的阳光给山峦撒满了金色的光斑。

8月中旬的一天下午，三个年轻的登山者在白马山顶再度相逢了。准确地讲，这是他们第三次见面。三人是分别从南、北、东三条登山路线爬上来的。

“哎呀，又是您们？”

“可不是，我们又见面了！”

“上次分手的时候，做梦也没想到还会再见面的呀！”

三个登山者对这奇迹般的重逢感到惊异不已。

“看来，我们三个可算是有奇缘了！”

从北边路线上来的那名登山者凭靠着山顶的标石感叹着。他个子很高，身材匀称，长着一张尖下颏的脸。从他那锐利的目光中，可以看出他的精明强悍。

“是呀，我们的上次会面，是去年4月在穗高山。”

从南边路线上来的登山者谈起了往事。他十分强壮，身躯庞大，一张扁平脸，一对小眼睛的间距很宽，表情很和善。这张脸与他那如牛般强壮的躯体显得很不相称。

“我记得第一次见面是前年10月在金峰山吧。”

从东边路线上来的登山者追溯着往事。他个子虽然很矮小，但看起来是一个反应很敏捷的人。

三个人都对这神奇的三度重逢感到不可思议，这或许可以解释为生活中的偶然性吧。但怎么会这样凑巧呢？也许还会再一次见面吧。他们虽然是第三次见面了，但并不熟悉，甚至连彼此的姓名和住址都不知晓。

人生就是这样充满了种种不可解释的谜团。就拿三人的相会来说，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山域三次重逢，这种机会真可说是千载难遇的。

三个登山者都沉浸在人生莫名的伤感之中，久久沉默着。这时，从山间的山庄方向，开始出现了登顶的人群。三个登山者退到了山顶的一角上。这晴空之下神仙的领地，现在似乎交还给人类了。

2

白马山是一座十分美丽的山。各种高山植物形成了它漂亮的外套，拥绿叠翠，气象万千。被登山爱好者们亲昵地称之为“北阿尔卑斯的女王”。这不仅是因为它山势优美，还因为它具有适当的高度、规模、视野、以及交通便利，拥有温泉等特点。总之，它似乎将北阿尔卑斯山的精华集于一身。

白马山顶高2933米。面临信州（东面）的一侧，形成千丈绝壁，险峻无比。面临富山（西面）的一侧，则是缓缓的斜坡，一直延伸到黑部溪谷。

当天晚上，三个登山者下宿在“白云表山庄”。一般称它为“白云山庄”。山庄位于白马山顶之下，标高2840米。它可以容纳3000人，是日本最大规模的山间高级旅社。山庄的布局，是以一座大型木结构的老馆和三幢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新馆为主体建筑，辅之以其他各类设施。

在登山旅游旺季，山庄往往处于超员的状态。山庄的正门入口处，有一排建筑，前来住宿的人在这里办理各种手

续。

这一排建筑，悬挂有各种招牌：“北阿尔卑斯山林救护队”、“临时邮政局”、“气象站”、“××医大诊疗所”、“登山向导所”等等。

登山客人们根据各自的需要（有的带伙食、有的只是住宿）办理完登记手续和交费之后，由服务员领到各自订下的房间。这座山庄具有与大都市宾馆同样水平的第一流服务设施。在“登山热”兴起之后，它一直是人们逃避都市的俗尘而倾心向往的去处。

在一号新馆的二楼上，设有可供1000人同时进餐的食堂，取名为“阿尔卑斯食堂”。在这里，能够在享用各种精美菜肴的同时观赏北阿尔卑斯山的美景。

比起周围一带山间旅社单人的咖喱饭来讲，白云山庄推出的食品往往令登山客惊讶无比。而较之城市的宾馆，它又拥有无可比拟的名山作陪衬。所以，每到旅游季节，前往白马山的游人非常多。尤其是在7月下旬到8月上旬这一段时间中，山庄真像是要被人挤爆了。

因为那间容纳1000人进餐的食堂供不应求，又在老馆和二号新馆开设了食堂。即便这样，还得轮流进餐。

三个登山者对他们的奇遇感慨不已，决定今晚住在一处好好聊一聊。他们订好了房间，稍作整理之后，去“阿尔卑斯食堂”用晚餐。

食堂里面挤满了人，他们足足等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才找到空席坐下来。

登山的疲劳使人们的食欲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尽管窗外有着无比诱人的北阿尔卑斯的夕景，然而，对于饥饿的

人们来讲，此时的饭团是比花朵更具有诱惑力的。

邻桌用餐的一伙人的谈话无意间钻进了三个年轻人的耳朵。

“啊，真不愧是日本头号的山间旅社，东西可真丰富，想来山庄的收入一定很可观。”

“这是自不待言的，你想想看，一个人光是每天的住宿费就有2000元，3000人加起来就是600万元喽！”

“这可不是小数了。”

“这还只是一晚上的费用啊。”

“那么，整个登山季节的收入有多少呢？”

“我想，就算是每天没住满，那也该用亿元的单位来计算了吧。”

“山间旅社会有这么大的营业额吗？”

“这可不是一般的山间旅社可比的，说起来也和大都会的高级宾馆差不多了，不是应有尽有吗？”

“喂，喂，伙计们，你们想知道一点绝密情报吗？”

同桌的另一个人压低嗓门，做出一副很神秘的样子。

“什么绝密情报，说来听一听。”

“这是对外人秘而不宣的。”

“快别拿架子了，要说就说！”

“我的一个朋友在菱井银行信浓分行当职员，听他说，每周的星期天，银行都要派人到白云山庄来取现款，然而在星期一早上送下山去。”

“坐现金运送车吗？”

“不是，是步行。”

“那自然带得有保镖喽？”

“也不带，就银行的一个人和山庄的一个人，外加一条狗。据说是从大雪溪那边下山。”

“就两个人和一条狗，恐怕也太无防范了吧。”

“据说山庄的老板很放心，他对登山的人十分信任，相信男人们不会干什么蠢事的。”

“那女人就会干蠢事喽？”

这伙人中，突然发生了女人的反击声，一桌上顿时哄堂大笑起来。

3

三个年轻人吃完饭后回到了房间，大家都默默无语，似乎揣着什么心事。此时，绝大部分游客都到山庄外面去观赏北阿尔卑斯山的夕阳景色了，而他们却没有心思去游玩。

“一个人一晚上是2000元，3000人一晚上就是600万元，啊，可真厉害呀！”

身体魁伟，强壮如牛的年轻人第一个发出了叹息。他的话惹动了其他二人的心思，这正是三人共同关心的问题。刚才邻桌人的一番谈话使他们再也平静不下来了，更无心去观赏什么夜景了。

“如果说一个星期送一次钱，就是4200万元。”

“最要紧的是只有两个人和一条狗。”

身材匀称，目光犀利的年轻人试探着其他二人的口气。三人的目光聚到了一处，一切都是心照不宣。

“想干吗？”

目光犀利的年轻人已从其他二人的眼光中摸清了他们的

心思，突然发问。

“干吧！不过，究竟该怎么干呢？”

魁伟如牛的年轻人问。

“你们以前干过这种事吗？”

目光犀利的年轻人盯着其他二人，像是要把人看透。

“从来没干过，这算是第一回吧。”

个子矮小的年轻人回答。

“我也是。”

魁伟如牛的年轻人说。

“大家都是第一次。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即使要干，现在也不能下手。必须先要有周密的计划才行。今天是星期二，昨天已经把钱送走了。我们不能在这儿等到下星期一，呆久了会引起怀疑的。嗯……，这样吧，明年8月的第一个星期天的午后，我们在大雪溪尽头的白马尻那地方见面。”

“请听我说，等到明年再干，也许到时送钱的日期、护卫的人员，还有行走的路线都会改变了吧？恐怕就难下手了呀！”

个头矮小的年轻人急忙插话。

“实在下不了手，就当是我们的第四次会面吧。到时候，我们在大雪溪喝冰镇啤酒庆贺我们的再度相逢。其实，我并不是很喜欢山的人，只是没有其他什么好干的事情才来玩山。比起玩山来，4200万元当然要有趣得多。明年如果干成功了，每人可以分到1400万，这在其他地方可不是轻易能弄到手的。怎么样，想分一股吗？”

目光犀利的年轻人审视着其他二人。

“当然有我一股，没什么可说的。”

“还有我那一股是肯定的了。”

其他二人相继表态。就这样，三个年轻人根据山庄食堂中邻桌人的谈话定下了来年的抢劫计划。实际上，他们对于邻桌人所说的现金面额、运送路线以及卫护人员的情况等等是否确实这一点都不清楚。

一场抢劫计划就这样决定了。三个年轻人本能地嗅到了对方身上发出的与自己相同的气味。共同的对社会的敌意使他们凝聚到了一起。

在他们看来，明年的计划能否成功似乎并不是最主要的，更重要的是能够聚集在一起宣泄他们对社会的敌视情感。

“好吧，就这样定下来了。我们暂缓一年实行计划。如果到时候情况不变，行动计划也不变。”

“我想问一句，如果到时候我们三人中有一个或两个改变了主意呢？”

“那就一切作罢。这个计划要我们三人来共同实行才算是有意义的。我们有三度重逢的奇缘，明年是第四次，就把它当作是一次‘纪念性行动’吧。”

“我懂了。让我们彼此祝福，矢志不移吧！”

三个人伸出了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目光犀利的年轻人说：

“就叫我伊那勘九郎吧，也不必告诉你们我的地址。只要约定好了就行。君子一言即出，驷马难追。”

很明显，伊那勘九郎是他随便借用的假名。

“就喊我松涛明吧。”

“那我就是希拉里。”

松涛明是日本有名的登山家，脚迹遍布全日本的名山险峰。1948年12月，在枪岳北镰尾根山上，被连日的大风雪困在山顶。他本有余力逃生，但因不忍心抛弃受伤的同伴而一起殉难，这种不寻常的举动使他在登山爱好者中享有崇高的声誉，被称为“生命之魂”。而希拉里则是1953年因第一个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而闻名天下的新西兰登山家。

三个人开玩笑似的互报着假名字，但他们的心情一点儿也不轻松。来年的计划，将是他们这一年中梦萦魂牵的事情。

第二天，三人分道下山了。伊那勘九郎从后立山山脊道下山。自北面山脊上山的松涛明从东面的大雪溪下山。而从大雪溪上山的希拉里则翻越白马山顶，经由三国地区从白马大池下山。

他们萌发的野心，就像白马山的云涛那样跃动着。

“纪念性行动”

1

第二年8月第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伊那勘九郎的身影出现在白马山入山之后的第一站——白马尻。他是昨天早上驾车从东京出发的。傍晚时分到了入山口猿仓。他将车开到猿仓附近的森林中，在车上睡了一夜，现在，按照约定，提前来到了会面地点。

夜行列车是早上到达白马车站的，列车带来了大批的登山客人。他们下火车后乘坐专线汽车到达入山口猿仓。沿着这条主要的登山路线顺着山脊往前爬，大约能在傍晚时分到达白云山庄。

从入山口猿仓到第一站白马尻，中间要经过一片橡胶

林，时间大约要花费一小时。到了白马尻，~~那里有座房子~~子，登山者在那里稍稍休整后，开始进入大雪溪风景区。

白马山大雪溪的海拔约为600米，长度在一二公里之间，宽度为100米，是日本三大雪溪之中规模最大、山势最险和风景最好的一处。

这条路线是攀登白马山的主要路线，如果按指定的路线走，一般说来并没有什么危险。不过，也偶有登山者因天气恶劣，风雨交加之时迷了路，为山间自然落石击中，或掉入山沟丧命的事例。北阿尔卑斯就是这样在它美丽的面庞之下隐伏着一丝杀机。

现金运送队在星期一的早晨从白云山庄出发，大约两小时后，能到达白马尻。这正是临近正午时分。因为是下山，速度自然要比上山快得多。

一个星期之前，伊那勘九郎完成了实行计划前的各种准备工作。在过去的一年中，抢劫白云山庄现金一事一刻都没有从他的头脑中忘怀。他收集了大量的有关白云山庄的资料，山庄的地理状况，经营者的名字、容貌、经历、家庭结构、个人爱好以及与山庄有业务联系的银行等等情况。这一切，伊那勘九郎已经能够倒背如流了。

他曾几次到白云山作实地调查，反复考虑了下手之后的趋避计划。他得知去年的情况没有变化。最近一段时间，每个星期一送钱下山的人只有两个，一是山庄的老板栗田正雄，一是菱井银行信浓分行的职员，另加一条狗。

前些年，山庄运送现金时曾一度雇用过保镖，因为从未出过事故，栗田正雄辞退了保镖。据传栗田正雄曾说过这样的话：“来登山的客人都是善良正派的人，就像我们一样。

他们之所以到这里来，是因为他们爱山，否则就不会涉足此地了，我惟恐他们不来，怎么还会去怀疑他们呢？”

伊那勘九郎心中暗自高兴，他已掌握了栗田正雄的这种心理。他相信此次行动一定会成功。成功的前提是：栗田正雄压根儿没想到登山者中混杂有他这样的心怀叵测的人。他必须在栗田正雄改变这种观念之前实施行动。

伊那曾在一年前说过，如果三个人不能聚齐，就中止行动，但现在他下了决心，即使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也要照计划实行。

他想，如果三个人一齐干是为了纪念他们的第四次见面而采取的“纪念性行动”的话，那么，一个人干，就算是自己“青春的抵抗”的“纪念行动”吧。从这个意义上讲，也许独自行动显得更为悲壮。

但尽管这样想着，他还是十分盼望其他二人能如约到齐。共同的对社会的敌意和精神上的饥渴使三人成了志同道合的伙伴。除掉这些，伊那还有一种感觉：似乎有一种很微妙的东西在起作用，注定要把自己和其他二人的命运系在一块儿。伊那坚信其他两个与自己气味相投的伙伴会如期到达。当然，万一不来，就只好由自己独占那4200万元钱了。

在大雪溪的入口处白马尻，山道两侧建有几间小屋，就像是形成了一处隘口。这条路线是攀登白马山最主要的路线。人们大都从这儿上山，然后沿着白马三山的山脊从后枪温泉下山。也有人上山之后，从后立山的连峰沿着山脊南下的。总之，这条路线被认为是最合适的上山路线，换言之，从这条路线下山的人较少。伊那认为在这儿动手的危险性比较大。

在白马尻小屋的四周，遍生着盘根错节的榛木、岳桦等高山落叶乔木。地面是繁茂的灌木林和各种草木植物。

伊那反复地察看着这一带的地形，并考虑着行动中的每一个细节。这时，从草丛中钻出一个人影。

“呵，还有一个比我来得更早的！”

松涛明笑嘻嘻地走了过来。

“我知道你会来，这是约定好了的。”

伊那勘九郎胸有成竹地笑着回答。

“不是君子一言即出，驷马难追吗？”

松涛明学着伊那勘九郎去年的口吻笑着说。他那一对间距很宽的小眼睛显得十分有精神。

“不过，我平时可不是信守诺言的人。”

“这一次我也认真了。”

“知道为什么这样吗？”

“我想，是因为我们臭味太相投了的缘故吧。”

“还有一个家伙没来。”

“希拉里吗？我想他会来的。”

“是的，我想他一定会来，那家伙跟我们是一路货色。”

二人正谈着话，远远的，从山道的登山人群中走过来一个人，很快来到了二人身旁。

“我知道你们来了，在一公里以外就已经嗅到你们的气味了。”

个头矮小、行动敏捷的希拉里与二人开着玩笑。

三人寒暄着，像一年前那样紧握着手。

“我们三个家伙又汇齐了。”